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二十七回 劉仁軌激蠻攻蠻 骨查臘用計中計

詩曰：

連兵合計犯金城，詎意三賢重聖明。

伏險出奇殲羽翼，等閒邊壘樂昇平。

話說劉仁軌見利把答說本洞採藥釀酒，其味香美，因羨稱佳品。利把答道：「酒雖美，其毒足以害人。土人飲之，最補精髓；外人飲之，極耗神氣，名為酒蠱。本洞苗女雖國色，土民勿娶；必候他人交合，去其腥穢，然後婚配；那人受了這一股穢氣，遍身黃腫，發脹而死，其中幸活者有之，名為色蠱。」

今三蠱並已施行，而爺台無纖毫損玷，非至神至明，焉能如此！」劉仁軌道：「汝等用蠱之意，不識為何？」利把答道：「蠻夷習以成風，不過貪婪無恥之念耳。」劉仁軌道：「聆卿一言，洞知肺腑。大凡貪即是慾，慾念一生，淫邪盜叛，無所不至，小則殞軀喪命，大則敗國亡家，靡不由此。聖人云：人孰無過，改之為貴。顏子則是『不遷怒不貳過』六個字，千古之下，誦其大德。卿等青年特秀，正宜修身謹行，改復自新，不惟名譽日彰，抑且富貴可保。」利把答道：「某生於邊域，弄兵習武，虛言詭行，惟利是圖。適蒙爺台賜教，不覺面慚心愧。雖欲悔過遷善，奈無徑路可入耳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卿言誤矣。天之生人，種類不一，然其本性之良知良能，普天之下，總歸一體。所言聞過自愧之念，即是修道進步的階梯，何患無徑路可入？卿等世青簪纓，亦知忠孝二字乎？」利把答道：「孝是敬親，忠乃報國。愚雖闇昧，頗知大體。」劉仁軌道：「聽卿之議，必能盡孝於親。但『忠』之一字，未見底蘊。苟能盡忠於國，才是遷善之徑路。」利把答道：「某等歷受朝廷大恩，徒叨厚祿豢養，未有尺寸報效。奈朝野懸隔，某縱有盡忠為國之心，無由上達。況內外大臣視某等為苗夷，豈肯輕於信任耶？」劉仁軌道：「我出仕已來，即聞卿等三洞長才能威武，遠播遐邇，奈前任諸公目內無珠，未經舉奏重用，豈不將英雄豪杰埋沒無聞？目今蒙山洞狂奴作叛，以書誘約，幸卿等志識自持，不受炫惑，此即是盡忠為國的善念。遍視本鎮各州將士，瑣猥怯懦，焉能立業建功？我意欲勞卿等三人並力滅寇，奏聞皇上，決膺不次之賞，卿等未知肯效力否？」利把答奮然道：「某等久淹草野，未獲重用。今爺台開誠恩諭，委以大任，某等敢不戮力殲賊，以圖報效！但骨查臘雖致書相誘，然軍馬未曾出境，某等猝爾征剿，反速其變，朝廷見罪，怎生分解？」

劉仁軌道：「先發者制人，後發者制於人。待彼軍馬臨城，然後應之，豈不先受其制？卿等三洞各發精銳為前隊，星夜兼程前進，扼其要路；我即發馬步軍兵相繼而至，以為後應，並力搗其巢穴，管取不日成功！將所有地土、財穀、玉帛、子女盡歸爾等，朝廷如有片言罪及，我當面陳力諍，便使殞軀滅族，亦所不辭！」利把答踴躍大喜，拜辭回轉洞中，將前項事備細對沙或迷說了。沙或迷躊躇不答。利把答道：「咱感督爺待以優禮，又將聖賢大道諄諄見諭，咱已慨然允諾而來。長官如不肯起兵相助，咱自領本寨軍馬，誓擒此賊。縱有挫衄，寧死沙場，以報劉爺知遇之恩！」沙或迷道：「賢弟且莫性急，咱從容從長計議。想三寨與蒙山洞主向來無仇，只因督爺正直慈愛，待咱等以赤心，故擒下書人獻上，使彼且防，庶免臨期有失，今反要咱等發兵征剿。俗諺云：三寨未動，糧草先行。這一場征戰，不知費多少錢糧？況且那骨查臘勇猛無敵，雖以三寨軍馬合力攻之，猶慮成功不易，故此狐疑不決，非有他意也。」利把答道：「長官之論，實為鎮密。但咱已領命而回，怎好變易？情願起傾洞之兵，與彼相戰，成敗勝負，一聽於天！」

二人正說間，恰好東洞主七律新來到，相見畢，二酋長共訴前話，七律新拍膝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沙或迷道：「賢弟為何連呼可惜？」七律新道：「可惜挫下了一個好機會。早知督爺要令咱三寨出軍效力，日前下書之際，將這人好好相待，約彼於某處會議，彼必星夜前來，就於此處擒之，獻與劉爺，任其發落，不費錢糧不軍，唾手成功！今失此機會，豈不可惜？」沙或迷道：「這是已過之事，徒悔無益。但今日之『戰守』二字，賢弟參酌，何者為便？」七律新道：「守易戰難，何必參酌？但督爺已經差委，若咱等抗拒不從，是慢上也。倘朝廷罪及，何以解之？骨查臘雖然勇猛，咱等起三洞精兵，水陸並進，況有督府大軍繼後，攻之甚易。劉爺，信人也。既許咱等功成獻捷，又以蒙山洞錢本山帛盡歸三寨，則所費者少，所得者多。據咱論之，一舉而有三得。愚見如此，未知合二位尊意否？」沙或迷、利把答皆大喜，共稱妙算。當下計議已定，各於本寨操練軍馬，整頓器械，備辦糧草，伺候出軍。有詩為證：

點酋待險起干戈，何異無知赴燭蛾。

三杰共攜忠義膽，凱歸應奏太平歌。

再說劉總督一壁廂上本奏聞朝廷，隨即整選軍士，差統制官陳真齋公文往西陽洞來，委沙或迷為征西大元帥，七律新、利把答為左、右副元帥，率領本寨軍馬，克期進兵。已下先鋒一應將士，任從三寨主便宜行事。沙或迷等接了公文，大排筵席聚會，分撥人馬，漸次起行。沙或迷率馬軍三千、步軍七千，選大將馬千里為前鋒，由西陽山中路進發，攻打邛崃關。

七律新率水軍一萬，選大將雲藍為前鋒，由平羌江進攻蒙山洞北門。利把答率馬軍三千、步軍一萬，用長子利厥宣為前鋒，從西路進兵，攻打飛仙關。三路人馬，一齊倍道而進。

卻說蒙山洞酋長骨查臘自令人齋書禮前往三洞交結，日久不見回音，聚集洞下商議。忽哨馬報道：「劉總督令西陽洞等三路人馬，分水陸二處殺來，目今沙洞主部下先鋒將馬千里。」

簇擁馬步軍兵殺近關下。」骨查臘大驚，急撥心腹將士守護各處關隘，自領慣戰驚悍大將二員：一名貝錦，一名水陽浪，為左右羽翼，率領苗兵一萬，把守邛崃關。差弟骨查金部領洞丁五千，把守飛仙關。苗將巴恍龍部領洞丁五千，抄出平羌江，迎敵水軍。三路調撥已定，當下馬千里本隊軍馬殺至榮經地界，離邛崃關三十里下寨。次日平明，兩軍相遇，各各布成陣勢。

馬千里直出陣前觀望，只見對面門旗開處，擁出一員大將，正是本洞酋長骨查臘，全身披掛，挺槍躍馬，大喝道：「汝是何洞亡酋，輒敢至此挑戰？先通姓氏，然後納命。」馬千里道：「咱乃西陽洞主沙摩下大將馬，今奉總督劉爺鈞旨，言汝屢生叛亂，戕戮生靈，特發大隊人馬來擒汝。汝若知大義，速速下馬受縛，解與督爺，任其裁處，猶有一條生路。倘抗拒天兵，管教汝命立刻喪於咱手！」骨查臘大怒，奮勇衝殺過來，馬千里手舞大刀迎敵。兩下戰不數合，左脅下苗將貝錦殺到，右脅下苗將水陽浪殺到，三面夾攻。馬千里雖然英勇，怎當得三路人馬圍裹將來，部下苗兵先自奔潰。馬千里急撥馬回時，早被骨查臘趕上，一槍戳於馬下，擒捉去了。後隊主將沙或迷聞報，急率勇士驟馬來救。骨查臘已回軍，閉上關門。

沙或迷忿怒，指撥軍馬殺上關來，被關上弩箭射下，不能前進，只得退下，離關十餘里，暫屯人馬。將至三鼓，被骨查臘乘夜劫寨，沙或迷在夢中驚醒，怎敢抵敵？單身匹馬，落荒而走，不期跌落山岩之下，人馬俱斃。骨查臘大獲全勝。次早，分撥三隊軍士出關，紮下營寨。正中骨查臘，東南貝錦，西北水陽浪，分為犄角之勢，專待接戰不題。

且說東路七律新、西路利把答俱已殺出界口。沙或迷敗殘軍士路遇清江河人馬，即把沙洞主全軍覆沒之事報知。利把答痛哭不已，憤怒催遣前後二隊殺奔飛仙關來，並力攻打。關上守備甚嚴，炮石弩箭如雨點一般放將下來，不能近關，只得遠遠圍困，一連數日，並不交兵。利把答焦躁，與利厥宣商議道：「咱兵遠來，利在速戰。今骨賊據關，堅守不出。這關四面皆山，峭嶮難上，又無別路可以透入，怎生區處？」利厥宣道：「骨賊不惟驍勇難敵，又且詭譎多謀。彼之不戰，是坐視老師之計。不料沙寨主全軍皆覆，劉爺後隊人馬不諳地徑，一時未敢深入。倘骨查臘率精銳之士，從後抄路殺來，咱等腹背受敵，豈不坐受其困？」利把答道：「汝言甚是。但彼堅守不戰，進則難以犯險。若一時撤軍退回，彼必以大軍躡咱之後，此際何以接戰？」利厥宣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。父親倚邛崃山為險，水草甚便，留下一半軍士在此，晝則遍關搗戰，夜則巡警以防劫寨。這賊或不時衝突而來，可令衝

將齊五、齊七埋伏一支軍馬於關外西壁山谷間，候彼離關，放炮為號，半路裡腰截出來，乘勢搶關。父親復迎住衝殺，賊軍必亂，可取全勝。兒分一半兵去回至孟山埋伏，一來可以接應糧草，二則倘骨查臘有軍馬來時，兒自半路邀擊，出其不意，彼必敗去。那時合兵，並力攻關，破之亦易。」利把答大喜道：「此議論足稱良策，速行莫緩！」即撥洞兵六千與利厥宣，原路回轉孟山去了。

又撥善戰煥齊洞兵一千五百，隨齊五等乘夜往貼關山谷中埋伏。有詩為證：

孤軍深入勢如懸，勝敗須差一著先。

妙算分兵殲巨惡，佇看助績勒燕然。

且說骨查臘殺敗了沙或迷一洞軍馬，獲得糧草器械無數，降者甚多，大賞將士。又與貝錦、水踢浪二將商議道：「沙或迷向來剛愎自恃，未經大陣。今一鼓滅亡，乃自取其死。咱料七律新從平羌江進兵，巴恍龍足以抵敵。只有那利把答父子，咱曾與他共事來，其父才力有限，其子利厥宣謀略過人，勇悍無對，為咱心腹大患。今攻打飛仙關，此關險峻，諒一時未能即破。咱一面差人催吾弟出關衝陣，汝二人帶領精兵五千，悄悄從東北路大寬轉抄出利軍之後，只看孟山峰頂號旗一起，前後夾攻，擒得此父子二人，汝兩個就為清江河之主。咱留一支軍馬守關，以待劉總督後隊官軍，殺教他片甲不還，方稱暢快！」

貝錦、水踢浪領計，部領五千洞蠻，掩旗息鼓，從武安廟轉出山後來。迤邐行了三日，早到孟山之下，日已將午，眾苗兵就於山側埋鍋造飯，貝錦、水踢浪皆下馬歇息。正欲舉箸，忽聽得鼓聲亂振，山凹裡擁出人馬來。貝錦、水踢浪慌忙上馬，利厥宣早已飛騎趕到，一槍將水踢浪刺倒。貝錦挺刀步戰，被眾苗兵砍翻。骨查臘的洞蠻見主將已死，誰敢迎敵？四下裡亂竄逃命。利厥宣揮軍士砍殺一番，殺得遍地屍骸堆疊，沿山血水橫流。利厥宣割了二將首級，就於山頂屯紮一宵。次早，領得勝苗兵取路回飛仙關來。行至申牌時分，忽聽前面一派喊殺之聲。利厥宣料是有軍馬出關交戰，急驟馬加鞭，飛奔至前，只見父親利把答正與骨查金廝殺。原來骨查金領兄號令，急帶洞兵四千，分為三隊殺下關來。行至旅平谷口，被齊五、齊七人馬半腰裡衝殺出來，將後隊洞兵截住一半，洞兵驚怯，不敢交鋒，倒退入關上去了。骨查金只帶得二千苗子，奮怒衝突前來。利把答親自縱馬迎敵。二將鬥不上十合，骨查金陣後大亂，被齊五、齊七軍馬四面圍裹，骨查金首尾受敵，不敢回步，只得拚死惡戰。利把答抵敵不住，撥馬便走。骨查金提刀飛馬追來，看看趕上，利把答十分危急，正待回馬力敵，剛遇前面一彪軍馬蜂擁而至，卻是兒子利厥宣勝捷回軍，救了父親性命。

利厥宣大喝道：「骨賊何等匹夫，輒敢逼吾之父！」骨查金不答，提刀逕奔入來，利厥宣一馬擋住。二人奮力交鋒，鏖戰四十餘合，不分勝敗，利把答驟馬挺槍助戰。骨查金又力鬥十餘合，背後齊五、齊七二將又到，並力夾攻，骨查金措手不及，被利厥宣一槍刺於馬下，梟了首級，把二千洞兵殺個盡絕。三處人馬合併，乘勢攻關。守關將士見主將被殺，各各慌亂，被利把答大勢人馬一擁入關。敗殘洞丁飛報入邛峽關說：「兩路人馬皆被利把答殺敗，二洞主與貝、水二將俱歿於陣，今已據住飛仙關隘。」骨查臘大驚失色，跌足道：「咱正慮這一支軍馬鋒銳，先發奇兵襲之，不期反如此敗衄。倘賊人從瓦屋山深入，據住險要，絕咱糧道，則不戰自困，束手就死。必須親自領兵，由間道扼賊來路，庶幾可解。」當下正要撤兵離關前進，忽哨馬到來，總督劉爺親領大軍三萬，直抵關下。骨查臘急撥洞丁四千，令牙將羅闌、羅闌、戈萬吉、宗鑽四人統領，緊守關口，不可出戰。自率精勇洞丁三千，乘夜取路從蔡山窺出梧桐嶺而進。不知此一行勝負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